

雲南伊斯蘭教現況



穆藹仁訪
林瑞琪譯

雲南伊斯蘭教可上溯至元代，由阿拉伯行商經絲綢之路傳入。首先平定雲南的大汗亦功不可沒。昆明市現有伊斯蘭教徒超過五萬人。

筆者分別訪問了昆明市及下關各一間清真寺，兩間伊斯蘭教學校，及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昆明市辦事處。昆明市現有清真寺六間，下關市及喜洲各有兩間。大理的四所清真寺當中，兩所經已開放。大理以外三十里處的巍山，有清真寺二十處。在全雲南，已開放的清真寺共五百處，遠遠多於基督宗教的聖堂及佛教廟宇。

南城清真寺：昆明市伊斯蘭教協會辦事處

筆者拜訪了伊斯蘭教協會秘書馬先生。儘管他忙於準備翌日的「開齋節」，仍樂意接受訪問。

問：請問昆明市共有多少伊斯蘭教徒呢？

答：昆明市包括四個區及五個縣份，共有伊斯蘭教徒五萬人。我們的歷史可以上溯至元代。目前全國共有伊斯蘭教徒一千四百萬人。在昆明市有清真寺六座，每間清真寺平均有五位阿訇，為市內二萬位伊斯蘭教徒服務。

問：大約有多少人參加每星期的崇拜呢？

答：明天開齋節，約有一半教徒會到來。

問：有多少伊斯蘭教學校培育年青的阿訇呢？

答：昆明市共有三間阿拉伯學校：在南城清真寺有四十名學員，市內其餘兩間清真寺各有超過三十名學員。

他們也有一所伊斯蘭學院（經學院），是政府註冊學校，為西南方的雲南、貴州及四川三省服務。畢業的阿訇可達「教長」程度（高於一般阿訇）。修業期為三年，入學

者必須有高中程度，並通過入學試。費用方面，大部份由政府資助。

有些清真寺設有阿拉伯語學校，收納小學畢業或初中程度的學生。他們由本地的阿訇教導，大約學習三至四年，也有些學生在家中接受函授課程。

問：在招募新血以接替年老的阿訇時，有否遇到困難？

答：沒有困難。好一些年青人已在學習準備當阿訇。事實上我們供過於求。有些人還得待業。全雲南有五百所清真寺，有很多都設了阿拉伯語學校，每年都有一、二百人畢業。因此，不是每一個人都能立即成為阿訇，因為他們可能要等上一段時間。我們仍有很多年長的阿訇。年青人在畢業後，即獲准戴上阿訇的帽子。

問：新的阿訇如何分配工作？

答：本地的清真寺會招聘新的阿訇。他們會請伊斯蘭教協會提供一些入選。

問：伊斯蘭教青年忠於信仰嗎？

答：這要視乎個人而定。大部份是認真的。

問：在雲南有沒有伊斯蘭教少數民族呢？

答：在雲南的穆斯林都是回人。在其他省份的五十四個少數民族當中，有很多伊斯蘭教徒。

問：漢族伊斯蘭教徒可否與少數民族通婚呢？

答：父母有權決定子女入歸那一族，但假如父親是漢族的話，則子女一定是漢族。

問：明天是開齋節，你們有甚麼慶祝呢？

答：昨晚政府天文台和我通了電話，說觀察到月出，這表示齋期的結束。今天我們齊集在清真寺祈禱，長約兩小時。這是

每年的三個大節之一。古爾邦節大約在七十日後舉行。到時，伊斯蘭教家庭會集隊乘搭公共汽車前往穆斯林墳場，誦讀可蘭經及敬祖。之後，我們回家，通常都邀請其他人來和我們一起晚餐。我們通常都會互相探訪。

問：你們的墳場在文革中受到破壞了麼？

答：是的，墳墓受到破壞，墓地目前尚給其他單位佔用了。不過，政府已撥款給我們重新購置一塊墓地。

問：雲南省有沒有伊斯蘭教徒到默加朝聖？

答：多年以來政府都不批准我們前往。近幾年來，每年都有幾千人從國內出發。不過，由於朝聖者得自籌旅費，沒有幾個人能負擔得起。不過，今年雲南省已有四十人申請出發，但當局只批准了十五人。去年也是批准了十五位，因此教眾得耐心等待。

筆者在一所當地的清真寺學校與一位年青學員談話。

問：請問你學些甚麼科目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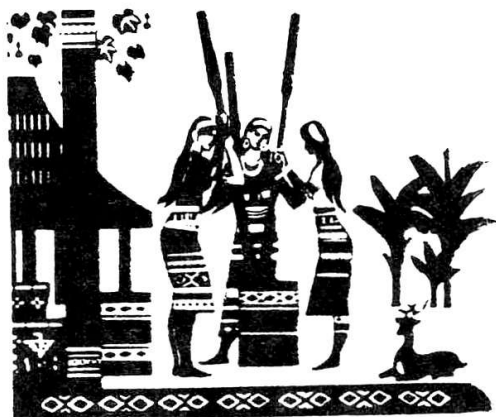
答：包括可蘭經、穆罕默德訓導的註釋、阿拉伯語及波斯語等。我們有這些教科書；也學習把中文翻譯為阿拉伯文。我們的課程包括宗教課、研習阿拉伯語及波斯語等等。語言課是由北京外語學院函授的，教材是一九三零年代留學埃及的年老學者所撰寫的。此外，我們尚有些選修科，在本地的中文學校選一些課。我們的學校也有一本新出版的中文版可蘭經，供我們參攷。這本書只印了六萬八千份。

昆明市內另一清真寺的兩所伊斯蘭學校

筆者抵達市內另一所清真寺時，由一位學生接待，引見九十二歲的阿訇。這位老阿訇是昆明本地人，十三歲就在這裡的伊斯蘭教學校攻讀。

筆者也遇上另一位七十一歲的阿訇，他帶著孫子玩耍。家長與小孩子在庭園中嬉戲，洋溢著溫馨的家庭氣氛。這裡給我的印象與稍後在大理的印象相同，清真寺不單是宗教生活的中心，也是社群活動的中心。受齋期規矩所限，他們都要等待至日落才進晚餐。在六時許，大約有六至八人進來祈禱。旁邊的小室中有一位婦女隔著幃帳在祈禱。他們以阿拉伯語誦唸可蘭經，但能明白其中意思的人不多。文革期間，這所清真寺並沒有受到破壞。

筆者與兩位阿訇及兩所學校的師生談話。其中一所是由阿訇任教的阿拉伯語學校，現有學生三十人，大部份只有小學畢業或初中程度；另一所是依斯蘭學院，是三年制專上學院，由政府於去年秋天開辦的，有學生三十五人。這所學院為西南三省服務，經費半數來自政府（宗教事務局）。學院的所有支出都用在學生身上，他們全是回族伊斯蘭



教徒。筆者問及他們將來的工作時，他們只是空泛地答說：「我們會為政府工作，我們會為穆斯林服務。」

這裡的學生清一色是男性，但他們說實際上並不禁止婦女來上課。學院的課程包括阿拉伯語、可蘭經、穆斯林教義、歷史、政治、經濟及中文。（筆者遇到一位中文老師及他的兒子，這位兒子大約三十多歲，目前在另一所學院攻讀，他在文革期間沒有機會讀書。）

筆者問及他們的教科書，他們拿出一些書籍來，有些中文書是香港伊斯蘭教青年協會在香港印刷的，有部份則在科威特印刷，包括一本阿拉伯文的可蘭經。他們說，在中國內印刷的可蘭經數目甚少，他們只有一兩冊，至目前為止政府仍未准許他們大量印刷宗教教材。

平均來說，參加星期五晚崇拜的教眾約有二百五十人。在齋期內，伊斯蘭教徒從早到晚在白晝的十四小時內不飲不食。他們說自己經已習慣這樣做。

筆者問他們是否按教規每日祈禱五次，他們答是。但年青的先生卻說他工作的地方不便於祈禱。他通常在家中祈禱三次，而不是一般的五次，也就是只有早晚及中午回家吃午飯時才祈禱。

至於吸煙的問題，他們說有些宗派容許教民吸煙，但他們自己的宗派則不允許。

就讀學校的學生每天均作五次團體祈禱，每次大約二十分鐘。祈禱就是誦唸可蘭經。他們一齊誦經以提高團體精神。

清真寺學校設有五年課程，學科包括阿

拉伯語、波斯語、可蘭經、中文、伊斯蘭教教義、歷史、政治、經濟及自然科學。每週上課五天，逢星期五伊斯蘭教安息日及星期日均不用上課。

所有學生均來自伊斯蘭教家庭。雲南省的伊斯蘭教徒都是回族。回族是混血兒，祖先源自阿拉伯及波斯行商、蒙古人及中國人。

問：一個回族男子與另一族的女子結婚，會產生甚麼問題？

答：他們的子女會算是回族，以男方的種族作標準。

問：你們可否娶多過一個妻子呢？這事在其他伊斯蘭教社會是許可的。

答：在中國不可以。在這事情上我們尊重國家的法律。

問：在雲南的伊斯蘭教共分幾多個宗派呢？

答：分兩個宗派。

問：有沒有教外人歸依呢？

答：非常之少。但假如他們願意成為伊斯蘭教徒，是無任歡迎的。我們是一個和平的宗教，尊重其他一切宗教。我們主張與一切人和平共處。全世界是一個大家庭。我們希望世界能真的這樣。我們所信的是一個自由的宗教，每個人都可以自願加入，不似基督宗教，我們沒有施加影響力。我們與基督宗教及佛教不同，是禁絕崇拜塑像的。

問：阿訇可以結婚嗎？

答：可以。事實上我們鼓勵他們結婚。我們沒有修女或女教士。我們認為女子應當結婚。我們反對節制生育。

問：阿訇需要接受些甚麼培訓？

答：培訓方式分兩種，傳統的方法是父傳子，父親是阿訇的話，他會教導自己的兒子。另一種方法較為現代化，是在清真寺學校或伊斯蘭學院受訓。

問：在中國，伊斯蘭教徒與佛教徒有甚麼不同？

答：佛教徒不像我們那麼有組織。他們沒有佛教社團或具體的成員組織。他們沒有教義培訓，他們只是在有求於神的時候，或過大節日時，才到廟宇裡拜神。他們燒香燭衣紙，又叩頭誦經，這些地方與基督教徒一樣。

問：有沒有伊斯蘭教月刊呢？

答：有一份，由政府出版的，但份量十分單薄，不大值得閱讀。本地或雲南省本身則沒有刊物。

筆者看見清真寺牆上貼了一幅紅色的手寫大海報，列出佈施者的芳名及款項數目，多達百餘起，全部獻作維修及建設之用。最大的一筆捐款高達一千元人民幣。另一張海報則是清真寺的財政報告月結。

下關清真寺

下關在大理地區，接近緬甸邊界。筆者在黃昏八時許到達清真寺時，太陽已下了山。但齋期內要等到晚上九時零五分才可以進食。筆者在等候阿訇回來時，一位七十五歲的老先生走來和我打招呼。他十分友善，且樂意回答問題。當他知道我是美國人時，更大大誇獎美國一番。他曾在滇緬公路的維修公司工作。滇緬公路穿越下關，我正是沿這

公路從昆明跑來的。

稍後阿訇回來了。他個子修長，容貌出眾，蓄有耀目的銀鬍子，步履剛健。我的朋友跟他說了幾句話，之後我聽到他說：「我現在太忙，不能和他談話。」說罷即逕自進了辦公室，沒有和我打招呼。數分鐘後他走出來，向我點頭示意我進辦公室去。他很友善和坦誠，率直地回答問題。正如在雲南的其他行程中，沒有人在旁監視我們談話。

這位阿訇年已七十六歲，他自言沒有接受「學校教育」，卻是由前任阿訇教授下來的。他說前一晚有三百多位成年人聚集在清真寺內，一起崇拜。這幾天他們一直這樣做，直至齋期結束為止。他們首先一起吃晚飯，然後一同誦經及朗讀可蘭經，而翌晨他們又會同吃早餐。十八日，齋期結束時將有大慶節。在下關約有伊斯蘭教徒二千人，在整個大理地區則有教民一萬人，合共有清真寺十五座，每一座均有一、兩位阿訇主持。

他告訴我，在文革期間因信仰受到不少迫害。由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六年整整十八年一直「戴帽子」。一九五八年，當地的所有阿訇都被安排到某鎮上作四個月的政治學習，然後全都被扣帽子。

問：當時有沒有公開的宗教活動？

答：沒有。當時只允許個人的敬禮。但私底下我們聚合在一起崇拜。

我們談到接班人的問題，他說這是每個地方每個宗教都遇上問題。「天主教的問題尤其嚴重」。他說：「大理市的劉神父是本地唯一的神父，再沒有別的了；基督教則連牧師也沒有，只有教友執事。」

他說，由於國內的物質生活不斷提高，吸引年青人離棄宗教。年青人總是在想金錢及物質上的東西。真可惜在經歷文革及多年的迫害之後，政府及共產黨重新保證宗教自由，但年青人卻不珍惜。他們對宗教不感興趣，許多年青的伊斯蘭教徒都與非教徒的漢人結婚，以後便不守齋律，也不再參加崇拜。許多時夫婦之間都為這些事而爭執。伊斯蘭教徒不應與教外人結婚，否則會引起很多麻煩。

我提及在昆明的兩所伊斯蘭教培訓學校，他立即訕笑政府所辦的一間，說他們不可能訓練出「真正的阿訇」。但在雲南，有很多附設在清真寺內的學校都是由阿訇主理。

他說在西北方的伊斯蘭教徒面對一項難題。很多人都說最好不要上一般伊斯蘭教學校，而應在阿訇私下教導內學習阿拉伯語及可蘭經。他的阿訇老師也是這樣建議。不過他本人並不同意這種看法。他認為最好仍是上正規的學校，像在昆明的一所，學生可以學習阿拉伯文、波斯文、中文，甚至英文。可是對於政府辦的學校，他卻甚有保留。

那位曾參與滇緬公路工程的人對信仰甚感自豪。他列舉了伊斯蘭教的優點。穆斯林在崇拜前定必洗潔，連雙腳也包括在內，「甚至手上的毛孔也不苟且。」上清真寺時他們穿著潔淨的衣服。「基督教徒沒有這麼嚴謹。我們相信身體的潔淨有助於潔淨心靈。我們每天祈禱五次；在每年的齋期上守齋三十天。這是對我們的宗教信仰所作的犧牲。我們不抽煙，不喝酒，不吃豬肉。穆斯林有嚴謹的生活規律，這對一個人的宗教信仰十分重要。

在大理與伊斯蘭教徒談話

我們在清真寺遇到一對青年男女，他們帶我們到一處餐館。店主一家姓馬，一家人包括夫婦倆人、他們的女兒及他們的叔父。他們供應伊斯蘭教菜，當然沒有豬肉。馬先生說平均每個星期五有二百人上他們所去的清真寺（大理市內有清真寺兩座）。他每日祈禱兩次，分別在上午六時及晚上九時。他實在太忙，沒法每天祈禱五次。

馬先生有四名子女，其中一名二十二歲未嫁的女兒為我們上菜。我問馬先生她是否快將結婚。

問：政府對結婚年齡設有規限嗎？

答：有的。女的二十二歲，男的二十四歲。

問：伊斯蘭教徒可以自由擇偶嗎？

答：我的女兒可以隨意與自己喜歡的人結婚。

問：政府有限制生育嗎？

答：是的。按法律，我們只可以生兩個孩子。以前他們只是催促我們減少生育，但

沒有說明多少。我有四名子女，但他們都是訂立這法例之前出生的。

問：你有抽煙或飲酒嗎？

答：我只喝啤酒。烈酒使人失去常性，真主並不喜歡這樣。我也不抽煙。

問：伊斯蘭教目前在大理的情況如何？

答：文革前大理市有四座清真寺，目前只有兩座，有一座遭焚毀，另一座則傾圮了。下關鎮上有一座清真寺，在近郊另有一座。喜洲有兩座清真寺。在離開大理市三十公里處的巍山，有二十座清真寺。大理有十位阿訇，年齡介乎五十至六十歲之間，有些年紀更大一點。有兩位年青的阿訇則只是二十來歲，他們在文山的伊斯蘭教學校畢業後返回大理工作。

問：年青的伊斯蘭教徒忠於他們的宗教嗎？

答：有些是，有些則不，因為他們未受到適當的宗教培育。但大部份的年青人都是良好的穆斯林。



大理三塔